

“定王台”这个地名在长沙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但是，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么个“台”？“台”在何处？为什么它叫“定王台”？这些问题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当然，在互联网功能如此强大的今天，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完全不用去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，只要百度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，史籍往往枯燥，像娘往浮踪，没有温情脉脉的故事，缺乏娓娓道来的讲述，谁会去挑这些空心病呢？如果你有闲情逸致，还是听我慢慢道来。

首先，让我们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初年。汉文帝刘恒（刘邦的第四个儿子）即位不久，立其子刘启为太子。有一天晚上，太子在酒酣耳热之后招其宠妃程姬侍夜（类似《甄嬛传》里面皇上翻牌子的情节吧），但非常不巧的是这位程姬那天正好身子不方便。太子兴致勃勃，妃子怎能抗拒不从呢，于是只好将自己的贴身丫环唐姬（类似《甄嬛传》里面的流苏、浣碧吧）精心打扮一番送入太子府完成这一特殊使命。太子在酒精作用下稀里糊涂（或者将错就错）就与这个山寨版的宠妃上了床，并且生了一个孩子；唐姬生的这个孩子名叫刘启，是刘启的第十个孩子，虽然也是龙种，但其母唐姬出身卑微，只是阴差阳错，偶然得幸，后来一直没有得宠，在“子以贵贵”的宫闱之中，刘启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。太子刘启即位之后（也就是汉景帝）分封诸侯，将这个不受宠的儿子刘启封为长沙王（后来尊号“定王”）。虽然位列王侯，但实际上“随意打发”的意味浓厚，因为当时的长沙地处偏远，地域狭小，人烟稀少，被视为蛮荒卑湿之地。据史料记载，汉初长沙只有两万多户人家，十几万人，不及现在一些大的乡镇。远离繁华之都，来此蛮夷之地，刘启基本思念两位母亲唐姬和程姬。于是每年精选上好的大米，命专人专马送往长安孝敬母亲，再运回长安的泥土，筑成一座高台，并

春来草自青

■2012级文二班 毛田田

陶渊明是东晋末年伟大的诗人。他以豁达的内容、淳朴自然的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——田园诗。

大野无边，五柳扶风，素淡的情怀如月下一缕箫声；一顶草帽，一锄头，到了南山也就到了家，为了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，他在南亩中放弃了官场名利。“登舟临欲别，临别而赋诗”，他逍遥而快乐；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他自然而清闲；面对现实，他选择退去官场而赋诗。

《归园田居》其一：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故园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杂树，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樊笼、方宅、草屋、榆柳、桃李似乎有了生命并张开双臂欢迎陶渊明，而鸡吠、狗鸣却另有一番诗意。作者多方面地描写了农村景色、生活，从而表现农村的恬美宁静和他对田园生活的喜悦。诗中充满了逃离后获得自由的欣喜之情。他终于从“尘网”中解脱就像鸟儿归山林、鱼回深池一样快活地大口喘一口气；“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时；世与我相违，驾言兮寻胜；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，或命子东归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而经丘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；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！”这是《归去来兮辞》中作者想像田园生活的自由美好，是他初到对时对未来田园生活的愿想。他的“息交绝游”是想断绝和上层社会的联系，只想和自己的亲戚及作为农民的邻居共享田园生活。

《归园田居》是陶渊明对清静生活的感想，他心情舒畅、内心充实，他躬耕垄亩、亲自参加生产活动，他和淳朴的农民相往还。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或许他与素心淳朴之人的交往，才使自己得到了极大快乐。他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业劳动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。陶渊明曾发出这样一句人生感叹：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孰是而不吝，而以求自安。开春里农务，岁功聊可展。晨出肆微勤，日入负来还。山中饶霜露，风气亦先寒。田家岂不苦，弗获辞此难。四体诚可疲，庶几暂息肩，斗室犹堪憩。遥遥望乡心，千载乃一还。但恨无此赏，躬耕非所耽。闲暇之时，他则饮酒赋诗，登临山水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虽然也有困苦，但他都以一种洒脱的态度泰然处之、安贫乐道、心境坦然。一首《饮酒》就多方面反映了陶渊明的生活、思想、志趣与情懷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他一面赏菊花一面采菊。这已够快了，但就在无意识中又见着苍苍的南山，或许还一饱眼福。

陶渊明诗风平淡自然、醇厚质朴，用质朴的“田家语”创造出高以脱俗的艺术境界，做到了情景、理的交融统一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。

我们在陶诗中很难找到奇伟的形象，夸张的手法如华丽的辞藻，甚至形容词都很少用。一切如实地说，平平淡淡。如若不是诗人，就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，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《归园田居》组诗的第一首是诗人信念的表达，也更显平淡与醇美的统一。陶诗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写景抒情叙事，形式和内容达到了高度的统一。无论是写南山傍晚晚景，或是描写归隐的悠然自得之情，或叙田园的怡然之乐，或道人人生之真意，都既富于情趣，又饶有理趣。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这样的句子，虽出语平淡、朴素自然，却寄情深长，托意高远，蕴理质朴，耐人咀嚼，有无穷的情趣和理趣。

当然，他还善于捕捉那些能表现自己、表现个性的景物来写超诗的内涵，对后代的影响至要是积极的，他蔑视富贵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，给后代有进步的诗人作家作出了榜样。同时也是对诗赋赋兴的汲取和发展。

“定王台”这个地名在长沙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但是，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么个“台”？“台”在何处？为什么它叫“定王台”？这些问题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当然，在互联网功能如此强大的今天，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完全不用去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，只要百度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，史籍往往枯燥，像娘往浮踪，没有温情脉脉的故事，缺乏娓娓道来的讲述，谁会去挑这些空心病呢？如果你有闲情逸致，还是听我慢慢道来。

首先，让我们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初年。汉文帝刘恒（刘邦的第四个儿子）即位不久，立其子刘启为太子。有一天晚上，太子在酒酣耳热之后招其宠妃程姬侍夜（类似《甄嬛传》里面皇上翻牌子的情节吧），但非常不巧的是这位程姬那天正好身子不方便。太子兴致勃勃，妃子怎能抗拒不从呢，于是只好将自己的贴身丫环唐姬（类似《甄嬛传》里面的流苏、浣碧吧）精心打扮一番送入太子府完成这一特殊使命。太子在酒精作用下稀里糊涂（或者将错就错）就与这个山寨版的宠妃上了床，并且生了一个孩子；唐姬生的这个孩子名叫刘启，是刘启的第十个孩子，虽然也是龙种，但其母唐姬出身卑微，只是阴差阳错，偶然得幸，后来一直没有得宠，在“子以贵贵”的宫闱之中，刘启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。太子刘启即位之后（也就是汉景帝）分封诸侯，将这个不受宠的儿子刘启封为长沙王（后来尊号“定王”）。虽然位列王侯，但实际上“随意打发”的意味浓厚，因为当时的长沙地处偏远，地域狭小，人烟稀少，被视为蛮荒卑湿之地。据史料记载，汉初长沙只有两万多户人家，十几万人，不及现在一些大的乡镇。远离繁华之都，来此蛮夷之地，刘启基本思念两位母亲唐姬和程姬。于是每年精选上好的大米，命专人专马送往长安孝敬母亲，再运回长安的泥土，筑成一座高台，并

经常登台北望，遥寄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这便是定王台的来历，它也因此被人称为“望母台”。在没有机械化工生产的情况下，纵横数千里运土筑台，怎么看都像是一种传说，但定王筑台望母、张杨孝心，史有记载，当无疑焉。因此，所谓“长安的泥土”，就是一个符号、一种象征、一份情感的寄托。

景帝二年，御史大夫桑维长上疏削藩（削弱诸侯势力、加强中央集权），这项政策当然触怒了藩王。性情刚烈、实力强大且富有野心的吴王刘濞（刘邦之侄）联合其他六个刘姓诸侯王，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起兵反叛，后来叛军被汉军主将周亚夫率兵击败，叛乱得以平息，刘濞兵败被杀，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“七国之乱”。刘濞他们的团结因伙伙、串连起兵的时候，当然不会想着拉势方势力、人微国小的定王刘启。刘启刘濞因为与叛乱毫无瓜葛而因祸得福，至少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得以提升。十几年后，诸王皆王朝拜，为景帝祝寿。饮酒作乐时诸王依次献舞，大家无不手舞足蹈，只有定王略略张袖、低低举手，王官侍臣都笑他笨拙，景帝也责问其何故如此，定王答道：“臣国小地狭，不足回旋。”景帝听后动了怜悯之心，不仅没有责备他，而且将赏赐、零陵、桂阳增封给他，从此长沙王的封地就基本涵盖湖南全境了。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经常登台北望，遥寄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这便是定王台的来历，它也因此被人称为“望母台”。在没有机械化工生产的情况下，纵横数千里运土筑台，怎么看都像是一种传说，但定王筑台望母、张杨孝心，史有记载，当无疑焉。因此，所谓“长安的泥土”，就是一个符号、一种象征、一份情感的寄托。

景帝二年，御史大夫桑维长上疏削藩（削弱诸侯势力、加强中央集权），这项政策当然触怒了藩王。性情刚烈、实力强大且富有野心的吴王刘濞（刘邦之侄）联合其他六个刘姓诸侯王，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起兵反叛，后来叛军被汉军主将周亚夫率兵击败，叛乱得以平息，刘濞兵败被杀，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“七国之乱”。刘濞他们的团结因伙伙、串连起兵的时候，当然不会想着拉势方势力、人微国小的定王刘启。刘启刘濞因为与叛乱毫无瓜葛而因祸得福，至少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得以提升。十几年后，诸王皆王朝拜，为景帝祝寿。饮酒作乐时诸王依次献舞，大家无不手舞足蹈，只有定王略略张袖、低低举手，王官侍臣都笑他笨拙，景帝也责问其何故如此，定王答道：“臣国小地狭，不足回旋。”景帝听后动了怜悯之心，不仅没有责备他，而且将赏赐、零陵、桂阳增封给他，从此长沙王的封地就基本涵盖湖南全境了。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、金戈铁马，这么多戏剧性元素汇聚于此，难道它还不算一个历史的标本、一座文化的富矿、一部世俗的好戏吗？

“今人不计古昔时，月令曾照黑头人。”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，物质形态的定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生境之中，难觅踪迹；但文化形态的定王台却傲然挺立，在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儒家伦理文化场中不断被书写、颂扬和吟唱。在定王台的故事里，不仅有官闻秘史、亲情元素，还有情爱系绕、人世冷暖，甚至尔虞我诈